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贵祥着力推荐的长篇武侠小说

甘臻◆著

YINGXIONGTIE

英雄帖



新华出版社

英雄帖

YINGXIONGTIE

甘臻◆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雄帖/甘臻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166-1001-5

I. ①英… II. ①甘…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4298 号

英雄帖

作 者: 甘 臻

出 版 人: 张百新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编辑: 李 成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240mm

印 张: 26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001-5

定 价: 42.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引 言	1
灭门惨案	1
青衫老柴	5
魅影疑云	11
卧龙潭	15
乌兰托亚	23
明教重地	34
六王爷	46
《内功玄要》	53
龙潭掠影	58
木子李	62
情恨绵绵	73
丐帮劫难	84
丐帮大会	92
广灵之战	102
黄河三怪	107
黄河大战	125
呼啸山庄	138
天山老妖	150
天山恶战	157
摩梭少女	171
《东巴经》	182
海坡会	189
大理神僧和智无大师	197
荆州疑云	202

英雄帖

少林寺·····	216
恐怖扎布·····	228
王征南大将军·····	232
少女情怀·····	245
邂逅闯王·····	256
又见六王爷·····	267
弘光政权·····	285
杨明复出·····	296
丐帮再受创·····	298
安阳失守·····	304
庐州城中·····	315
中原恶战·····	317
联盟失败·····	324
营救张若兰·····	333
天罡法王·····	337
初遇多尔衮·····	341
杨明之死·····	347
天山老妖之死·····	352
又见木子李·····	358
六王爷战死·····	367
巅峰之战·····	375
有情人终成眷属·····	390
尾 声·····	403

引言

明朝末年，即 1644 年春夏之交。

中原大地。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

所有人都感觉到，空气浓烈得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灭门惨案

五月。山边熏风低，清流热气高。

五月。大别山脉的南麓，皖西群山之中，有一座山，叫龙眠山。它并不显眼，但丛林茂密，雾气迷蒙，显得格外的静穆和肃杀。在这座山的南面山腰上，丛林之中，绝无仅有地居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张，户主叫张三思，家中仅四口人，张三思、孙灵妹夫妻，和他们的一对儿女，即刚刚成年的张念武、张若兰兄妹。

这里远无人烟，近无市肆，这户人家独门独户，着实给龙眠山天然的景致平添了几分人间气息。

这天，张念武和妹妹若兰从后山练武回来，已近黄昏，两人郁郁寡欢，一改往日有说有笑活泼开朗的神情，似有重重心思在心头。走进家门，张念武有气无力地坐到桌边的一个木凳上，一声不吭。张若兰却没有这般沉得住气，她走到母亲孙灵妹面前，鼓着嘴说：爹出去都快半月了，至今未归，也无音讯，这可如何是好！

孙灵妹叹一口气，看看门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说道：是应该回来了。孙灵妹心里何尝不急。孩子他爹走得仓促，只是说有要事去办，过几个时日便回来，可到现在仍不见踪影。

张若兰又补上一句：娘，爹会不会遇上麻烦？

孙灵妹正要说话，坐在一旁的张念武说道：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我和妹妹去找寻爹爹，母亲为何不允？

孙灵妹看看儿子，又看看女儿，说道：你爹当时走的时候交代，他此去路途遥远，需要时日，切不可让武儿兰儿你们去找寻，只可在家中练武习作，你爹说的话你怎可不听？

张念武沉默不语。张若兰走到母亲身边，将一只手搭在母亲的胳膊上，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她说道：爹这次出去与往常不一样，如此神秘，像是有什么重大的行动似的，他不说一定有他的用意，我们还是等等再说，哥这般说，也只是想看看外面的风头，他自认一身武艺，憋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他怎么可能不听爹的话呢。孙灵妹知道女儿总会圆场，用手拍拍女儿的手，摇摇头，轻微地叹息一声，转身做饭去了。

天已黑，张若兰将大门关上，然后转身对哥哥张念武说：哥，这样会让娘不开心的。张念武摇摇头，说：我甚担心爹的安危。张若兰凑近几步，几乎是咬到哥的耳朵了，悄声说：哥，你敢不敢趁母亲休息了，我们去山下探听风声？张念武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声问：你说什么！张若兰躬起身子，朝母亲那边看了一眼，然后将一只手指伸在嘴前，“嘘”的一声，悄声说：你听清楚了。张念武若有所思，然后恍然大悟，说道：很好，还是妹妹你聪明，就照你说的。

张若兰转而显出一副傲慢的样子，说：不过，有一句话我可要说在前面，如果爹娘发现了，怪罪下来，你可别说是我出的主意。张念武这下笑了，说道：哥啥时候将责任推到妹妹身上过，大丈夫做事，自然要担当责任的。张若兰也笑了，说：那好，一言为定，晚上母亲休息了，我们便行动。张念武“嗯”了一声，然后问：你也前往？张若兰回道：那当然了，兄妹连环拳合璧所向披靡。张念武朝妹妹笑笑，说：我就知道妹妹是想见识外面的世界，也好也好，我们兄妹本来就没有分开过。

两人说话间，母亲已将饭做好。看着儿女情绪好转，心里顿感释然，心想，一定是兰儿能说会道将哥哥劝服。张若兰见母亲端出饭菜，连忙上前帮忙。很快，三个人便坐到桌边吃起饭来。吃过晚饭，兄妹俩甚是乖巧，帮着母亲洗碗烧水扫地。做完家务后，张若兰又给母亲捶背劝母亲早点休息。母亲甚是欢喜，心想儿女已长大成人，又这般懂事孝

顺，再好不过的。转念又想，这两人与往常有很大地改变，全然是为了慰我开心么，莫非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养儿母心知。孙灵妹的存疑一点没错，这两个调皮的家伙等她进里屋休息后，便收拾行囊，悄然出门。然而令他们兄妹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悄然打开大门时，门口却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父亲张三思。两人大惊失色，正要喊出声，不想却被父亲推回屋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门已经被父亲关上了。父亲张三思转过身，对他们说：你们要到哪里去？张念武张若兰连忙后退，不知说什么好。这时，桌上的油灯亮了。兄妹俩转过身，见母亲正站在桌边，悠然地看着他们。难道母亲已猜到我们晚上要出去？兄妹俩更是惊慌。张念武听到父亲质问，“我我”的说不出话来。借着灯光，孙灵妹看清了张三思的面容，甚是惊喜。张三思站在那里，脸上有轻微的伤痕，身上的长衫破乱不堪，一看便知是经过打斗留下的痕迹。孙灵妹关切地问：三思，你受伤了！张三思看看孙灵妹，又看看儿女，急切地说：快，收拾行李，立即转移，此处不可久留。

事不宜迟，一家人来不及犹豫，立即收拾行李。很快，他们便收拾完毕，整装待发。张三思将家中的油灯吹灭，悄悄将门打开，接着张念武，张若兰，然后是孙灵妹，一一走出室外。然而，他们还是迟了一步。他们刚进到门前屋场，便被几个从天而降的黑影围住。一看便知来者不善，这些人个个身手不凡，他们哪里会让张三思等人逃脱，正不断地向前逼近呢。张三思停下脚步，护着家小，说道：我掩护你们，你们尽快突围。张念武忍不住说了一句：爹，他们是何人？张三思说道：说来话长，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突围出去，不要管爹。

张三思话音刚落，黑影中走出一个彪形大汉来，说道：张三思，你这武林败类，你以为你能逃得了么。

张三思拱手说道：各位误会了，我张三思绝不是违约之人，也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请允我解释。

彪形大汉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明教左舵使杨明。他并不理会张三思的辩解，继续向前逼近，大声说道：你以为我们会听你解释么。说着，便对一同前来的其他武林同道说道：各位英雄，清除武林败类的

时候到了，上！

话音刚落，张三思就感觉到一股强劲气流袭面而来，阴森森的，他只好发功护盘固体，终于将那阴气挡了回去，暂时保得自己和家人未受伤害。

张三思侧身说道：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武儿兰儿，你们快走，灵妹，你也跟着走，快，迟了就来不及了。

张念武有些迟疑，张三思抽手用力一推，张念武被推进丈许之外的森林中。张三思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救了张念武的性命，自己却中了少林金刚拳雷霆万钧的一击，顿感手臂一麻，身体一个趔趄，差一点摔倒。张三思是当今武林一等一的高手，居然受此一击而躲闪不及，可见来者是何等的高人。这少林金刚拳正是出自少林寺高僧，威震武林的觉远和尚。张念武见父亲受此一击，连忙惊呼“爹”，欲回身救父亲，但却被父亲喝退了。张三思说道：武儿，快走，我要你活下去查明真相，还父亲一个清白。张三思说话间，又一身着黑衫的高手向森林这边袭来，被父亲阻止。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前几天才当上青城派掌门的常大运，武功了得。

张念武来不及细想，只得转身向森林深处奔去。然而，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见母亲一声惨呼。他停下脚步，侧过身，借着月光，就见母亲中了峨嵋妙致师太横空而来的一剑。母亲忍着剧痛，不畏强手，仍然奋力抗争。接着，他又听见父亲说道：灵妹，你没事吧，兰儿，你快走，听见没有。接着，他听见母亲对父亲回道：我没事。

那身着黑衫的常大运借父亲转移注意力之际，又一次地向森林这边追来。张念武顾不得母亲那边的情景，求生的欲念促使他转身，一展轻功，向森林深处掠去。父亲、母亲还有妹妹的惨呼声在他的身后响起，他头也不回，悲愤且坚定地向下飞掠着……

子夜时分，龙眠山这座小木屋归于沉寂。对于外界来说，这一切都做得悄无声息。然而，小木屋前，却是血流满地。整个山野，此时无声胜有声，发出泣血的悲鸣……

青衫老柴

张念武这一飞掠就掠到了大别山的北麓，河南境内。

他确信那些人没有追来，才停下脚步。黑暗中，他又饿又累又困，浑身发软。他有气无力地站在山腰上，眼泪突然哗哗而流，流过之后，他浑身无力，突然瘫在地上睡着了。

睡了很长时间，他才醒来，这时天色已明。他伸伸懒腰，揉揉惺忪的双眼，脑子里一片空白。但很快，脑子里又疑团丛生，奔腾不息。父母及妹妹命运如何？他们能否逃脱那帮恶人的魔爪？父亲一生坦荡，崇尚武林正义，疾恶如仇，泾渭分明，为什么还要惨遭这些人的毒手？围攻父亲的人中，居然有少林、峨嵋、青城各派，还有明教，所谓的少林寺高僧觉远也参与其中，这是何故？父亲怎么可能与这些武林中的所谓名门正派作对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这些人，父亲昨晚亲口对这些人说过，这是一场误会，误会在哪里？父亲将我推进丛林时嘱咐我要查明真相，还他清白，难道父亲当时知道自己要命绝于此么！父亲说过，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些人的对手，既然如此，父亲怎能抵挡得了这些人，母亲和妹妹又怎能逃脱？父亲、母亲还有妹妹，必死无疑！天啦，这是怎么了？！种种疑团在他脑子里炸开了，让他欲罢不能，欲理还乱，欲泣无泪。

张念武不能再想下去了，越想越愤慨。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转过身在地上狠狠地抓取一把泥土，悲愤地说道：爹，娘……

正说着，猛一抬头，见一长须老人立于身侧，他大惊失色。这深山老林，哪里有人烟，这老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老人肩上扛着柴火，站在那边一动不动地看着他。这老人什么时候走到身边的，竟然这般悄无声息。张念武悲愤至此，并不理会老人。不想，老人却开口说话了。长须老者说道：我活这大岁数，还是第一次见人大清早跑到这深山老林里闹情绪，稀奇稀奇。老人说话一副沧桑感，看来着实年事已高。

张念武仍然不说话。长须老者又说道：难得有人给这里添许人气，却又对我老者如此视而不见，何苦来哉！张念武想想也是，我心情悲愤，与这老者又有何干，他是老人，我又何必不理不睬。于是说道：老前辈你忙你的，我心情不好，在此静坐一会便罢。

他不说则已，一说却让老人来了精神。长须老者干脆将肩上的柴火放下，向前两步，走到张念武面前，一抹长须说道：心情不好，定是受了委屈，可否向老夫一诉，老夫在此深山老林，已经很长时间没人说话了。张念武将一把泥土狠狠地撒向山下，说道：老前辈，我这是深仇大恨，跟你老人家说了也没用，我这就走。说着，便要起身下山。他走出几步，长须老者又说道：你到哪里去？他这一问，可真把张念武问住了。是啊，我去哪里呢，我的家还可以回么，我能回得了么，我还有家么？少林、峨嵋、青城，还有明教的人到处都是，我能去哪里呢？父亲要我活下去查明真相，我又何必现在去送死。张念武立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长须老者见他立在那里，便又说道：年轻人，还是别急着下山吧，不如到老夫的石屋里一叙，过了这风声再行出山，未尝不可。长须老者见他似有心动，又说道：老夫的石屋很久没有接待过来客，这下蓬荜生辉了，年轻人，走吧。张念武经他这么一说，身不由己地向山上走去。刚走出几步，长须老者叫住了他，努努嘴，示意他将那捆柴火背起。张念武不再犹豫，快步上前，将那柴火背在肩上，跟在长须老者的后面，大踏步地向山上走去。

这座山的山顶像是被刀削过的一样平整，周围丛林茂密，中间却是一块场地，场地中间两棵怀抱之粗的大树并肩而立，傲视苍穹。场地的北边三面密林围着一座石屋，石屋的屋檐下，整齐地摆放着一堆柴火，门前有一条长石凳，石凳边有一个简易的灶台。长须老者指着石屋对张念武说：这就是我的石屋，怎么样？然后他指示张念武将柴火放到那灶台边。待张念武放好柴火，长须老者仰天一笑，自言自语地感叹道：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张念武问：老前辈，你为什么要求在此独居呢？

长须老者两手叉腰，环顾四周，说道：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享

天然居，逍遥自在，怡然自乐也。

张念武又问：老前辈今年贵庚？

长须老者一抹白须说道：老夫已是百年身。

张念武瞪大了眼睛看着长须老者，说道：小辈只是听闻武当派始祖张三丰活过百年，到二百一十二岁仙逝，其他未从听闻百年之身，今天得见，三生有幸，小辈遇着仙翁了，请受小辈一拜。说着便双手作揖，毕恭毕敬鞠了一躬。

长须老者笑道：免礼，老夫向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什么繁缛礼仪，与我何干，以后也别叫我老前辈了，叫我青衫老柴即可，呵呵。

张念武仍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念道：青衫老柴，这个名字好，打柴的老翁便是。说得长须老者也笑了，他说道：你这种说法，倒也新鲜。

张念武跟在青衫老柴后面走进石屋。石屋不大，除一块长木板横在墙边，一条石凳卧在屋中间，空空如也。张念武甚为诧异。青衫老柴说道：这是我三十年前亲手打造的石屋，三十年风雨无摧，三十年顶天立地，巍然自立，你说它可否赛过杜甫草堂，甚至不比广寒宫逊色吧。张念武经他一说，笑出声来。这明明就是一个破旧的石屋，青衫老柴把它当做天堂一般赞美，岂不可笑。

青衫老柴说着话，伸手摘下一枚挂在屋顶上方的玉米棒，递给张念武。张念武这时才注意到屋顶上方悬下来的用绳索系着的无数的玉米棒，像倒立着的冰挂雨凇。

张念武一边啃着玉米，一边说：你平时就吃这个？

青衫老柴回道：我平时吃的岂止这个，我是坐山吃山，这漫山遍野，一年四季什么吃的没有？

老人说罢走出室外。张念武坐在石凳上，津津有味地吃起玉米来。不一会工夫，就将一根玉米吃得精光。他一骨碌地从石凳上站起，伸了个懒腰，走出门外。石屋外面，青衫老柴正坐在石凳上悠闲地品茶。张念武走到青衫老柴身边，青衫老柴示意他坐到石凳上。等张念武坐定后，青衫老柴斟上一杯茶让张念武品尝。张念武双手捧杯，张口一汲，

细细一品，感叹道：好茶。青衫老柴接着说道：这是深山野茶，营养丰富，上品，皇帝想喝都喝不上的。张念武又汲一口，冲青衫老柴一笑。

张念武一边敬茶，一边喝茶。一连喝了三杯之后，青衫老柴突然问：说说，你有什么深仇大恨？

青衫老柴这一问，让张念武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将杯子放在石凳上，眼睛深邃地看着前方，表情凝固，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接着他双唇紧闭，情绪异常激动，眼睛里很快就盛满泪水。他侧过头，对着青衫老柴悲愤地说道：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置我父亲于死地，为什么要灭我全家！

张念武停顿了一会，又激动地说：他们号称名门正派，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念武说到激动处，被青衫老柴打断了。青衫老柴问：他们是谁？

张念武颤抖着声音说道：他们是少林，峨嵋，青城，还有明教的人。

青衫老柴接着问：你父亲是谁？

张念武用手擦拭着自己的眼睛，说道：张三思即是家父。

青衫老柴重新审视着张念武，若有所思，然后说道：三思的形意拳进益如何？

张念武瞪大了眼睛，说：你认识家父？

青衫老柴一抹白须，深有感触地说道：几十年前见过面的。

张念武说道：家父的形意拳被称为武林一绝，名声很响的。

青衫老柴感叹一声，说：难为他了。然后又凝眉说道：我只是不明白，三思久住武当山，习练他的形意拳，少林峨嵋等派何以要与武当派为敌，置他于死地呢。

张念武说道：五年前，襄阳武林大会，家父代表武当派力克群雄，最后与明教左舵使杨明争夺武林盟主地位，结果屈居其二。

青衫老柴疑问：屈居其二？

张念武说道：杨明使了手段，就在比武的头一天晚上，家父突然食物中毒，因为排毒自救，到比武时家父早已丧失二成的内力，自然不是

杨明的对手。

青衫老柴问：确信是杨明使了手段？

张念武说：襄阳武林大会是明教设的场，明教是大明王朝的官教，六王爷是明教的教主，不过明教具体事务由杨明负责。如果他们不使手段，家父怎么会中毒。

青衫老柴一抹白须，若有所思，说：有道理。

接着，张念武深有感触地说：家父与武当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他两年前被逐出武当山，武林中人，人人皆知。

青衫老柴问：是为何故？

张念武说道：说来话长。家父早年习武时，结识官府领兵王征南，两人结拜为兄弟，并在武林传为佳话。时下，张献忠率军攻陷湖北，得知武当与官府来往密切，威逼武当必须断绝与官府的关系，配合起义军，并交出我父亲，不然就是与他们为敌。武当派掌门张静思，也是我的师伯，甚是为难。在张献忠的进逼下，武当只好将我父亲逐出武当山，宣布保持中立，随后我们全家隐居大别山。

青衫老柴感叹道：老夫三十年隐居深山，不闻天下之事，原来天下并不太平，那你父亲又为何被少林、峨嵋、青城、明教群起而攻之呢？

张念武说道：我也不明白，只是半月前，家父接到飞镖传书，便出去了，一去半月，直到昨晚归来，引来杀身之祸。

青衫老柴问：飞镖传书所言是什么。

张念武若有所思，然后说道：只身前往卧龙潭，有要事商议。家父只对母家说了几句话，便走了，匆忙得很，我时下也纳闷，我们隐居在此，天下之人，除非我师伯，不应该有第二人知道的，怎么会有飞镖传书呢？

青衫老柴说道：那便是你师伯静思了。

张念武说道：那字迹绝非是我师伯所书。

青衫老柴说道：那就只有你父知道是谁了，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张念武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说道：我得回去一趟，为父母殓葬，然后，我要查明真相，还父亲一个清白，为父母报仇。

青衫老柴伸手拍拍张念武的肩膀，说：孩子，难为你了，只是我在

想，三思已与天下武林为敌，他们围攻三思，像是履行规约，定是要灭门惩戒，自然不会放过你和你妹妹，假设你妹妹没死的话，你这一去，岂不凶多吉少？你又如何对抗得了天下武林？

张念武态度坚决地说：此仇我一定要报。

青衫老柴笑道：这么说，你要离开这里？

张念武坚定地说道：是的。

青衫老柴突然凝眉说道：老夫深居山中，几十年才遇人一聚，你此番下山，不知何时相见，难舍难舍，老夫留你再住些时日如何？

张念武略有迟疑，然后说道：恭敬不如从命，陪你住几天吧。说着，两人相视而笑。

接下来的两日，张念武与青衫老柴成了忘年交。青衫老柴要张念武在他面前表演轻功和形意拳，张念武一一照办。青衫老柴甚为满意，不住地称赞。不过，有时青衫老柴也指出，张念武练功要克服内心浮躁之气，年轻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血气方刚固然是好，但切忌冲动，心浮气躁。老人家并嘱咐，年轻人要善于保护自己，生命大于天，切不可枉送卿卿性命。青衫老柴还对张念武说，根据他的观察，张念武需要调理内息。于是在晚上的时候，青衫老柴让张念武躺在木板上，为他把脉理疗，这近乎于中医推拿。从头至脚，拍打推揉。按过之后，张念武舒出一口真气，浑身极度疲困，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张念武神清气爽，整个人如同脱胎换骨一般。

青衫老柴问：怎么样？张念武伸伸懒腰，说道：舒服极了，多谢青衫老柴。

几天一晃就过去了，张念武又要与青衫老柴作别。青衫老柴依依不舍。张念武临走的时候，青衫老柴送他一个包裹，嘱咐他：难得你陪老夫一叙，这里除一些水果玉米之外，送你两包药材，一包是雪山虫草，用于滋补身体，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一包是解药，你到山外，难免会遇到一些毒物侵身，不妨一试，也许会有帮助。

张念武接过包裹，甚为感动，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似要滚出来。他双手作揖，说道：谢谢青衫老柴，你要保重。然后转身向山下。刚迈出两步，青衫老柴又叫住他，说道：我话还没有说完呢。见张念武止步

倾听，他便说道：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此次下山，凶多吉少，你安葬父母之后，不妨找到王征南，因为他是你父亲三思的至交，也许他可以帮你。这只是我的一点建议，你仅作参考，另外，记住，你一定要安全地回来对我讲述天下武林之事，你要答应我。

张念武转过身，向他点头作揖，做了一个夸张式的动作，说道：我答应。然后，转身向山下冲去。青衫老柴站在那里，久久目送着他。

魅影疑云

张念武在大别山群山之间穿梭，一口气就跑了三个时辰，居然大气都没有出，一点也不觉得累。

张念武心下纳闷：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感觉浑身是劲，奔跑也轻松自如，轻功更是大胜从前，是何故？难道是青衫老柴这两晚给我调理的原因？如果是这样，那我真是遇着高人了。不过，此也不尽然。青衫老柴如果是武林前辈，怎么说也会在我面前展现功夫一二，可他连一句功夫语言都没有，更不要说是展示功夫了，也许他就是对望闻问切医术之道病理之说知道一些，其他平常不过。

感觉有点饿了，张念武便从包裹里拿出桃子充饥，接着继续赶路。

大别山丛林茂密，在五月温暖的阳光照耀下，云气氤氲，斜阳透视，处处焕发着生机。

龙眠山似是龙眠之地，在大别山中安然落踞，并不显得光鲜、耀眼和明媚，它是一座看似极为普通的山。如果它真是龙眠之地，那也只能说明龙睡着了，现在它却显得如此的静谧。

为防被伏击，张念武格外小心谨慎。他放慢脚步，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直至他熟悉的家门前屋场。然而令他大为吃惊的是，场地上空空如也，他的家没有了。张念武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然而当他留心察看四下时，他坚信不疑，这就是自己的家。房子怎么不见了呢？这里就像不曾有过打斗的场面，也不像有人家住过的场景，这才三四天的时间，

一切归为自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母和妹妹哪里去了。他们是生是死？

张念武站在屋场上，茫然若失，不知所措。很长时间，他才回过神来。他俯视山上山下，此时天色已晚，丛林尽黑，山风呼啸，树影浓重，他已被山林淹没，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面对大自然，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外部世界，他感觉自己简直是为世所遗弃，显得是那么孤立无援。

张念武有气无力地靠着一棵树坐下，这棵树曾经是他家门前的标志景物，也曾经给他和妹妹若兰带来无穷的乐趣，现在因为没有了参照物，这棵树显得形单影只，多少有些凄凉。张念武浑身无力地靠在树干上，心想：今晚我哪儿也不去了，我要坐在这里，陪我的家，陪我的亲人。

很快，张念武就被困意带入梦乡。在梦里，他见到了他的父母。他母亲孙灵妹爱怜地看着他，对他说：武儿回来了，武儿回家了。父亲张三思仍然是一副严肃的面孔，对他说：这两日你的功夫可有进益？妹妹若兰也走过来了，说：哥，外面好玩么？接着，母亲打断妹妹的话，说：兰儿，你让武儿休息一会，他累了。接着，父母和妹妹的身影变得模糊起来。接着，他听到父母奋力厮杀和喊叫，又听见妹妹若兰的呼喊：哥，救我。接着，他被惊醒了。

张念武睁开眼睛，明月当空，四周却是黑压压的一片。万籁俱寂，而风声虫鸣不时在耳边响起。这世界就是这样的空洞清澈，谁又能领略到它真实的意境呢。

张念武脑子里空空如也，他近乎无意识地看着眼前的夜景，却被树后两个人的说话声打断，大吃一惊。两个人如鬼影一般，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居然悄无声息，可见功夫非同一般。

张念武扭过头，看见这两人背对着自己，一高一矮。不看则已，一看又是吃惊，这两人，就是那晚参与围攻他家的人，当时他们与杨明站在一起，定然是明教的人了。张念武怒发冲冠，直想冲上去结果这两人的性命。但是，仔细一想，又觉不可。

正在这时，那高个说道：这小子再傻，也不会傻到自投罗网。